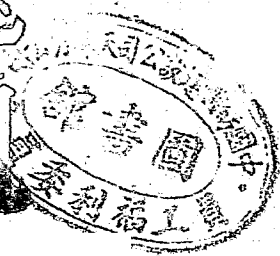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双著

二二一
禾凡的冤仇



东世书局印行

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

圖 書 館

登記總號 特150

書 碼 _____

贈 送 者 ____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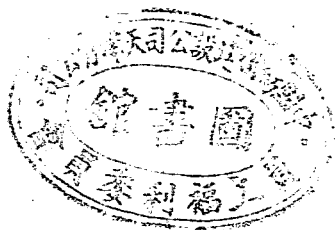
寄 存 者 _____

登記民國 38 年 2 月 25 日

(本正校)

仇冤的秃三

著 白 羽



行印店書北東

00855

~~01391~~

目次

一、連隊俱樂部裏·····	(一)
二、李扒皮的威風·····	(三)
三、張秧子獻計·····	(七)
四、圈套·····	(一二)
五、一不做二不休·····	(一六)
六、報除·····	(二二)
七、走道·····	(二七)
八、黑人的鬼生活·····	(三四)
九、斬草鋤根·····	(四〇)
十、三禿要報仇·····	(四七)

『連隊俱樂部裏』

連隊的俱樂部，設在一間簡單的大房子裏，正中間掛着毛主席的畫像，左右兩邊是朱總司令和林總司令的畫像。牆壁上用紙條貼成長方形的、正方形的方框。框裏寫着『點將台』，『問答欄』，『經濟欄』……還有一個大方框，裏面用大紅字寫着『戰士園地』，這是戰士自己出的報，貼着戰士寫的文章，小快板，詩歌，謎語，還有畫。雖然文章寫的不通順，字寫的不好，畫畫的不像，然而戰士很喜歡它，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園地。

『戰士園地』四個大紅字下面，寫着『訴苦專號』。四個較小的黑字，因為這一期的內容都是有關訴苦的事。有張大畫，畫着一個黑眉瞪眼的大胖子，背後一團團的糧食，有兩隻大老鼠在吃糧食。另一邊畫着一個骨瘦如柴的窮人，穿着破爛的衣服，愁着眉頭，還滴下兩滴眼淚，手裏端着一個破碗。那胖子身上寫着『大地主』，那瘦子身上寫着『窮棒子』。那瘦子嘴裏吐出：『老爺，給點吃吧，我快餓死了。』那胖子嘴裏吐出：『沒有糧食，餓死活該！』

兩邊牆上，新貼上紅紅綠綠的標語，有幾條特別明顯，上面寫着：『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天下地主一樣壞！』『有冤伸冤，有苦訴苦！』『吐苦水，挖苦根，立功勞，報冤仇！』『堅決爲農民撐腰，幫助窮人翻身！』『建設保衛土地改革的軍隊！』

窗外下着牛毛般的細雨，老天好像在掉眼淚，今天的天氣顯的特別陰沉，屋裏的光綫也比往日暗。

戰士們三三兩兩，在看牆上貼着的各種專欄和標語，好多人在看那張大畫，他們一邊看一邊唸。有些戰士在唱着歌，有些戰士在打着玩，有的在爭論這兩天討論的問題，吵個不休。在這裏，每天上課以前，都是這個樣子，就是沒有今天這樣吵鬧。

『比比——』哨子聲響了，戰士們都向房子當央集中，值星排長喊着『集合——』又喊着『立正——』立刻屋裏像沒有一個人一樣的靜寂。喊完『報數』之後，值星排長向着一個竊匪子槍，年青的軍人敬個禮，又喊着『坐下！』立刻一百多個屁股，同時落在木條做的長凳子上。

這個年青的軍人，就是這個連隊的指導員，他走到桌子旁邊，兩隻眼光掃過全場，然後開口說：

『同志們，今天咱們開個訴苦大會。這兩天同志們學習土地改革，討論的很熱烈，這是很好的；就是在爭論當中，有些問題，同志們還沒有弄清楚；有的同志說：富人富是因為祖先給留下來的；有的說是他們的風水好；有的說是勤勞起家。有的同志說：窮人好吃懶做，所以才窮；有的說是命運不好……。同志們討論到稱『爺』的有沒有好人？有的說某某老爺辦道德會，某某老爺放糧食，都是好人，並且還舉了好多例子。

『同志們，我們今天就要解決這些糊塗思想，所以要開這個訴苦大會。今天由李文鳳同志先給大家報告，在這個報告裏面，同志們就知道：富人為什麼會富？窮人為什麼會窮？稱爺的有沒有好人？

請大家注意聽！……」

李文鳳在一陣掌聲中走到桌子邊，立刻兩百多隻眼睛，都注視着這個平時最不受說話的大個子身上。他穿着一身黃綠色的單軍裝，右肩上斜掛着一條黃色的子彈袋，腰裏繫條黃皮帶。他右手舉到帽緣上給大家敬個禮之後，鐵黑的臉顯出有點難為情，兩眼望着桌子，心裏撲通撲通的急跳。靜默了一會，一肚子苦水和冤仇，激動他的勇氣，他終於頭一回在這樣多的同志面前開口了：

「同志們，今天我給大家報告受苦的經過，我不會說話，說的不好，請同志們別笑話。……」

二 李扒皮的威風

遼中縣有個插拉屯，插拉屯有個大地主，大地主姓李名萬春，屯裏人當面都稱他李二爺，背後却罵他李扒皮。

李扒皮在附近幾十里路沒有人不聞名的，倒不是因為他當屯長聞名，也不是因為他家有三百多天（垧）地聞名，而是李扒皮的威風聞名。李扒皮自己誇耀說：「我李萬春在房子裏打個噴嚏，好比打個響雷！我李萬春在屯裏蹣一下足，全屯就得天搖地動！」李扒皮說是黑的，別人不敢說白，李扒皮說是香的，別人不敢說臭。富人見了李扒皮要賠笑臉連打鞠躬，窮人見了李扒皮要低着頭望自己的脚。

李扒皮小時就很威風，他常欺負同學打同學，還常常偷爺爺的錢而誣賴他小叔，弄得他小叔挨揍。長大了更是了不得，他媽死了，他爺爺給他爹說個後妻，這個大個子的後媽常常跟李扒皮過不去，吵鬧打仗。李扒皮就迫着他爹分家，給他三十畝地，搬到外面住。老兩口子過的倒不壞。李扒皮知道他爹小份子（私積蓄的錢）多，怕叫後媽弄去，於是甜言蜜語給他爹說：『爹呵，咱萬盛堂（李家的堂號）的富貴誰不知道。爹也是上五十年紀的人，叫爹自己吃飯，孩兒實在過意不去；只要爹把這個後媽休了，再搬回咱家；爹再說個姑娘也成，孩兒也可盡點孝道。』老頭子開始不答應，後來給兒子花言巧語說迷了，果然給後妻十畝地把她休了，又搬回自己的院裏。

老頭子搬回家以後，就想再說個老伴。可是兒子變卦了，不許他再說。兒子還仗着他那二爺的威風，威脅屯裏人，屯裏人誰也不敢給他爹說媒。老頭子知道上當了，人老心不老；沒有別的法子，常常拿着錢，上他已休了的後妻家去，這時他後妻也已走道（改嫁）了，新丈夫是個賤頭貨，見人家老頭子的錢，也就閉一個眼睜一個眼讓他們舊雨新歡。

這一下可把李扒皮給氣壞了，家財外流，那還了得，於是見父親從外面回來就罵道：『帶平虜子（隨娘出嫁的兒子）呵！又上你媽家回來了，真是老死不要臉！』老頭子自知理短，也就不喘氣。

李扒皮並不能阻止他爹帶錢去私會，於是想法子要他的老命。一天晚上，乘他爹上外面解手，用雙手勒他爹的頸子！他爹大聲喊，沒死成。李扒皮還不甘心，另一天晚上，他打了一斤酒，請他家打更的喝，這打更的最能喝酒，外號大酒包，這大酒包吃完酒，便和李扒皮兩人，用繩子把老頭子活活

勒死。

老頭子死了，老頭子的小份子都成李扒皮的了。可是這謀財害死親爹的故事，也弄得全屯都知道。屯裏人更加怕他，李扒皮的威風也更足了。

李扒皮這時才三十五六歲，身體已開始發胖，有點傻佝腰，方臉老鼠眼，留着日本小辮，下巴光光。像這樣中年豪富又威風，全縣說來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。

屯裏人對李扒皮的發家史，傳說不一。李扒皮的親戚朋友以至狗腿子，常講李扒皮的爺爺李二魯發家的故事：說是李二魯年輕時，帶他抗活的下地，抗活的刨地刨出一塊石頭，越刨越深，石頭也越大，叫李二魯看見了，便想法打發抗活的回家，李二魯自己刨，原來是兩個大石槽叩在一塊。李二魯用鎬頭把石槽敲破一角，見裏面滿是白銀，李二魯急忙又埋起來，到天黑才把白銀弄回家。說是李家有個不喂牲口的石槽，就是當年地裏裝銀子的石槽。

年輕人聽了這故事，免不了要羨慕人家，幻想着自己有這麼一天。知道底細的老年人聽了這故事，雖然也滿口稱是，心裏却想：李家的三百多天地，四十多匹牲口，五天地的大院套，幾個倉裏登登（滿滿）的糧食，那一點不是窮人的血汗和眼淚呵！

窮棒子們把李家大院叫做『湯鍋』（宰馬的地方），意思是說吃李家的勞金，有幾個不像馬一樣被剝了皮。李扒皮在農忙時僱的短工，不只工錢少；而且要趕着星星下地，頂着月亮回家。一天打頭要挨三個，打頭當然不累，抗活的可就要了命。李扒皮的名子就這樣被叫出來的。

李扒皮這十來年，用各種手段，霸人家的地就有五十多天。被他霸去土地的有十多家；被他害的

家破人亡的就有五、六家；死在他手裏的人命有五條。李扒皮雖然一對老鼠眼，看起漂亮的姑娘媳婦可挺帶勁，屯裏有句土話：『有錢才幹操狗事。』李扒皮窮過老張家的媳婦，把男人送去當勞工，死在煤窖裏。李扒皮佔過徐家的姑娘，把她弄成大肚子又不耍人家。至於被李扒皮調戲的，姦污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屯裏人說：『誰的屋裏的（老婆）叫李扒皮看中了，誰就等着當王八吧！』

俗話說：『有錢能使鬼推磨，』李扒皮做了這樣多缺德事，好多並不是他親自動手。他周圍有一羣警察狗腿子圍着他轉轉。屯長是他自己當，牌長是他的本家侄子，警察署長是他的好朋友。他還有兩個得力的狗腿：張爲俊和李玉田。

狗腿子們常常誇耀李扒皮的豪富，歌頌李扒皮的功德，窮棒子們却暗暗給李扒皮編一個歌謠，並且暗暗的唱：

活扒皮，閻羅王，

李家二爺真威風！

見姑娘，掉口水，

看見好地就眼紅。

囤糧食，喂臭蟲，

窮人冬天喝北風。

借一升，還一斗，

滾來滾去山也空！

得罪他，休想活，

抄家滅族挖祖宗！

隆冬一隆冬！

隆冬一隆冬！

三 張秧子獻計

李扒皮雖說是威風十足，倒不是百事如意，比如和李發換地的事，就不順手。這在李扒皮看來，比操他娘還恥辱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李扒皮有塊墳塋地，這地上長着高大的楊樹林，地下埋着李扒皮的祖墳。就在墳塋地的前面，有一塊一天多大的地，這地很肥沃，是一個外來戶李發的。李扒皮早就有意把這地弄到手，藉口是：這塊地正堵着李扒皮祖墳的大門，阻擋着他家的風水。而其實是李發這地是好地，莊稼長的好，糧食打的多。李扒皮常常這樣說：『好地那能叫老邊外（外來戶）種，好財那能叫老邊外發？』

這天李扒皮躺在炕上，側着身，翹着一條腿，烟槍頭對着大烟燈，使勁把燒着的大烟泡往肚裏吸，又從鼻孔裏噴出兩道烟霧。抽足了大烟，呷上一口上等龍井茶，才閉着兩隻老鼠眼，舒貼的伸着

腿。這時他忽然又想起這樁心事，連忙派人去叫他那兩位狗腿——張爲俊和李玉田。

張爲俊今年二十五歲，父親曾當過屯長，兄弟正當清警察分所所長。他從小就不務正業，雖然上過六年學，沒有幹過一件正經事。現在的職業是賣大烟白面，揹帶的當狗腿走衙門。因爲烟癮太大，瘦的像個猴子。個子又高，穿起長袍戴上禮帽，很像城隍廟裏的白無常。

張爲俊爲人陰險毒辣，屯裏人都害怕他，當面稱他張先生，背後給他起個外號叫張秧子，還有個外號叫壞小子。屯裏凡是有和官廳衙門來往的事，都得請他辦，並且得聽他的話。要是誰不聽他的話，他便惡聲惡氣的罵道：『媽的巴子！不信君子的話，拿君子當小人，不用美（高興），早晚攤事，怕你不上供磕頭！』

李玉田是個三十多歲的人，家裏有幾天地，又租了李二爺三十多天地，他自己是一點不種地，却當起二地主，把地租出去。他除了每年吃租糧外，很大的收入還是放高利貸和份子糧。李玉田爲人奸猾，見了富人先笑後說話；見了窮人是惡眉瞪眼，虛頭八腦，口裏哼唧唧的，因此屯裏人給他起個外號叫雷公。

這二人在李扒皮面前，好比閻羅殿前的牛頭馬面。李扒皮有好多事情，都經他倆的手辦。事情辦妥了，李扒皮吃雞，他倆啃骨頭。

張秧子和雷公，先後到李扒皮家。李扒皮先讓他們二人抽大烟過過癮，然後把心事說了一番。

李玉田道：『二爺想李發那地地，說來名正言順，別說他阻擋風水，就是不阻擋風水，二爺想換，看他老邊外的敢說個不字！』

李扒皮道：『話說的容易，你不知道那李發也有點骨頭，我會探過他的口氣，他不願意換。我真想親自教訓他一頓，叫他知道李二爺的利害……』

張爲俊忙搶着道：『殺雞何必用牛刀？這點小事，我去跑一趟，沒有不成的道理。』

李玉田道：『張老弟說的對，還是讓他跑一趟，老邊外的要再不肯換，再想法整他！』

張爲俊走到李發家，恰巧李發和他的老妻王氏兒子三禿，都下地鋤地，家裏只剩下兒媳婦高氏，正站在炕沿下，拿剪子在剪破爛布，張秧子見子高氏問道：

『小嫂子，你爹上那去了？』

『鋤地去了。』高氏答。

張秧子四下一望，又問：『你媽和大兄弟三禿呢？』

『都下地去了。』高氏照舊在做她的活。

張秧子原不是個正派人，見高氏獨自一人在這裏。又見高氏正當青春，長的還俊秀，不由心裏一動，便靠近高氏調戲的說：

『小嫂子，一個人不悶嗎？大兄弟今年才十五歲，啥事不懂……』

『張先生有事，等俺爹回來再來說。』高氏見張秧子不存好心，便截住他的話。

『你爹不在，我也可以玩玩，怕啥？』

『張先生是個讀書人，說話正經些。』

『噢！這有什麼不正經，那個讀書人不逢場作戲？』張秧子越來越胆大，說着說着，一隻爪子伸

到高氏胸前。

高氏雖不懂啥叫逢場作戲，却看見一隻乾黃的爪子，伸到胸前來。她順手把剪破布的剪子，對那隻伸過來的爪子一敲，那隻爪子意外地遭到打擊，疼的急忙縮回去。

高氏滿臉發燒，兩頰羞的通紅，正在進退兩難。忽然聽見院子門響，抬起頭由窗戶望去，見李發扛着鋤頭進來，便說：『俺爹來了，有事找他說吧！』自己像得救似的，跑到裏屋去。

李發進屋，用袖子擦擦臉上的汗和灰。見張秧子狼狽的站在門口，心想：『惡鬼上門，沒有好事。』忙問：『張先生幾時來的？請坐，抽袋烟。』

張爲俊見了李發，馬上又恢復了原樣，拿出架子說：『剛來剛來。不客氣不客氣。』

兩個人嘮了一會閒嗑以後，張秧子便直截了當的提出來說道：『李二爺有點小事，要我來和你商量：就是他家墳塋前那塊地，風水先生說這塊地堵住李家的大門，切斷李家的龍脈；要是李家不得到這塊地，三年內，一定有場大災禍。二爺的意思，想拿地旁的地和你換。』

李發道：『二爺也會對我說過，就是那地上也有俺家的祖墳，再說地是祖先開下來的，下輩人不便隨便換掉。』

李發尋思這地是祖先流血流汗開下來的，那能隨便換，這地上還埋着祖先的墳，什麼風水？還不是藉口。於是決意不換。張爲俊見李發說啥也不換，便擺出他秧子的臉孔威脅道：

『二爺爲人你不是不知道，凡事總得讓三分，惹起二爺可不是好玩的！』

李發道：『俺也不佔二爺的光，也不願吃虧。』

張秧子忙道：『二爺的地也不壞呀！怎能說吃虧，要不是你擋了人家的風水，二爺也不會給你換。』

李發心裏明白：李扒皮明明是想拿薄地換他的好地；他這地不光好，離家也近。李扒皮想換給他的那塊地，離家四五里路遠，又是塊窪地，一下雨就積水，於是他就堅決不換。

張秧子沒法，只得洩氣跑回去，臨走時放了一個響屁：『李老七呵！給姓張的丟臉不要緊，給李二爺過不去可得當心！得罪了山神（老虎）可拉不起小豬呀！』

張秧子邊走邊生氣，想到這趟自報奮勇的任務沒完成，實在懊惱。又摸摸手上被剪子打的地方，還是熱疼熱疼的，更是火上加油。他下了狠心的想：『李老七呀！不聽君子人言，够你瞧的！媽的巴子，往後可別後悔呵！』

見了李二爺，張爲俊便加油加醋的說：『李發不換倒也罷，不該說二爺沒有好心眼，想霸他的好地，還說了好些不入耳的話。叫入聽都聽不下去。』

李扒皮氣的瞪眼追問：『他還說啥話？』

張爲俊道：『二爺先別火，我說他那塊地擋住二爺的風水，三年內二爺要有災禍，他說：李萬春不做好事，有災禍是活該，干他李發啥事。你說氣人不氣人？』

李扒皮氣的跳起來，他咬牙的罵道：『他媽的巴子！他媽的什麼王八蛋！他媽的臭屎呵！李萬春整不掉你這個老邊外的，就不姓李！將來叫他媽的老邊外，死了也不能埋在這塊地上！』

李扒皮懷恨在心，便道：『爲俊，先抽一口烟，想個法子整他一下。』

張爲俊躺在烟燈下吞雲吐霧，一邊想出一條妙計，抽完大烟呷了一口熱茶之後，便把計策告訴李扒皮，李扒皮邊聽邊點頭，聽完後得意的拍着大腿喊好：

『好！好！好！真有一手，怪不得人家喊你張秧子！』

四 圈 套

李發是個烟酒不染的莊稼漢，靠清祖先留下的七天地，靠着自己一雙勤勞的手，他養活一家四口人，日子過的也不算壞。

李發這年四十九歲，老妻王氏四十八。王氏的娘家也很窮苦。王氏從小就勞動，長大了特別勤勞。她除了燒水做飯洗洗補補以外，常常幫助李發做莊稼活。嫁給李發這二十多年間，替李發生下一女一男，女的名叫李桂珍，十八歲就出門，婆家在槐子窩，丈夫名叫盧錫九，是個窮苦又吝嗇的小氣鬼。男的小名三亮，這年十五歲，十二歲上了一年學，起個學名叫李文鳳；十四歲那年，父親給他討了一房親事，他屋裏的姓高，沒有名字，比他大三歲。

這些日子李發常常長吁短嘆，老是發愁。現在正是莊稼長的時候，老天爺偏偏和莊戶人開玩笑，一個多月不下雨。更使他愁的是：張秧子走時那句話：『得罪了山神，拉不起小豬。』他也知道李扒皮比山神利害。換地吧？太吃虧。不換吧？怕李扒皮找岔子。他又想到五年前，那時他家有匹大青

馬，有一頭黑驢子。那匹大青馬正是七歲口，又大又結實。叫李扒皮看中了，硬要和他換，李發不肯換。李扒皮找了個拉轡頭的，三番五次來偷那匹大青馬。李發知道留不住，便忍痛的換給李扒皮。當他從李家大院牽出換來的那匹又瞎又瘦的老馬回來時，他像小孩似的哭起來就。後來，連這匹老馬，也叫拉轡頭的拉走。想到這裏，李發心裏不禁打個哆嗦。

這天王氏見男人愁眉哭臉，知道是爲着換地的事，便自言自語的嘆氣道：『還不是馬善被人騎，人善被人欺呵！』說完歎了男人一眼，見李發仍不喘氣，便道：『三禿他爹，老是皺着眉頭也不是辦法呵！』

李發憤憤的答：『有啥辦法，除非把好好地給人家。』

王氏道：『不會請個人求求李二爺嗎？』

李發道：『求貓不吃耗子，求狗不吃屎，有啥用？……』話沒說完，聽見來人的腳步聲，李發抬頭一看，只見張爲俊和自己的侄兒李文臣走進來。

李文臣是李發哥哥的兒子，年輕時他參就和李發分家。現在和李發住在一個院子，這院裏的五間堂屋，兩家各佔兩間半，另外李發分了三間西屋，李文臣分得三間東屋。李文臣的父親死後，留下八天地，都叫李文臣抽大烟抽掉。家裏老婆和一個女孩，就靠他賣手藝度活，逢着紅白喜事，到各屯給人家做茶辦酒席。

不到兩袋烟工夫，張爲俊從李文臣那邊上李發這屋裏來，李發老兩口子急忙讓坐。兩口子心裏有事：臉上也顯的很不安。

張爲俊看出老兩口的心事，故意道：『老七爺子，愁啥？哦！是愁老天不雨，唉！老天爺真是有

意和莊戶人爲難，六月天沒點雨水，高粱長的沒半人高。」

李發忙附和道：「咱莊戶人就靠天吃飯，地上不打糧食，冬天喝西北風啊！」

嘮了一會，李發轉彎抹角的問到李二爺是不是生他的氣，要張先生在二爺面前說句好話。張爲俊道：「二爺是寬洪大量的人，就是有點生氣，也不會計較這些小事。二爺說：不換就算了，風水先生的話可信不可信。」

王氏道：「二爺真是好人，老天爺保佑他長生不老。」

李發也道：「二爺真是不計較，我李發一家人，這輩子忘不了二爺的大恩。」

話又談到李扒皮的生日上，張爲俊說：過三天就是二爺的生日，二爺要請李文臣去辦酒席請客。又說二爺近來缺少人手，託他找個小伙子幫他做些輕快的雜活。談到這些，張爲俊很正經的向李發說：「我看你家的三禿也不小了，放在家裏，管的一瓶子不滿半瓶子逛蕩，管好也不過管出個八九要（不成器）的，管不好不知成個什麼樣？依我看，不如送到二爺家去管教管教。一來三禿可以學點成家立業的本領，二來可以討二爺的喜歡，二爺再不會怪你，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

李發尋思：張爲俊這番話說的有理，眼看今年收成不好，家裏可以省一個人吃飯。六七天地莊稼，他老兩口和一頭驢子也侍弄的過來。明知李家是湯鍋，一個小孩又不要他的工錢，想二爺不會怎樣他，於是答應了。

李發領着三禿上李扒皮家，說好在李扒皮家做一年活，只管吃不管穿，又不要工錢，要李二爺管教嚴些，該打就打兩下。

三秃上李家大院以後，起先只做了一些輕活，門上地叫他當豬倌，白天出去放豬，回來時還得挑水，劈柴，鋤草，餵牲口，扒灰……旁的活三秃還對付的了，就是挑水太爲難他了。一担水百來斤，壓得三秃喘不過氣，挑不滿又得挨罵，有時還不給飯吃。端人家的碗，就得受人家管。三秃挨了打罵總不敢喘氣。

有天三秃放豬回來了，旁人都坐在吃飯，李扒皮叫他挑滿缸裏的水再吃，三秃挑了一担水，再挑第二担時，肚子餓的『咕嚕』直叫，兩條小腿軟軟的，肩上壓着百多斤的一担水，走起來混身搖蕩，一不小心，地上一個礮子把三秃絆倒，水倒了滿院，把鋤好的草都弄濕了。李扒皮一見，抓着一個餵牲口的料叉子，狠狠地把三秃揍了一頓；揍的三秃在地上打滾，口裏直喊媽！身上一塊紫一塊青，手打破出了血。這場傷養了半個月才好。

傷好了後，正好日本人要勞工在附近修水壩。李二爺存心踢蹬三秃，便把三秃派去。三秃是個小孩子，那能做那樣重活，每天做十二小時活，每天要抬一大方土。兩個人抬一個大筐沙。三秃咬牙抬了兩天。第三天把三秃壓壞了，吐了一口血。

吐血也得幹，慢點把頭的鞭子就抽在身上。三秃吐血後，張秧子給他出個主意，讓他學抽大烟。果然大烟力量大，早晚抽兩次，再揷上一點，上午泡着水喝，又有精神又有勁，才把一個月的勞工熬過去了。

一個月勞工是靠著大烟熬過去的，大烟也就離不開三秃，一不抽就混身難受，沒有精神。

回到李家大院，一切照老樣，一天忙不歇，一時間不痊。輕活重活，幹的了，幹不了的，都得去幹；挨打挨罵，成爲家常便飯。

這一天，三禿去放豬，不知咋的，小豬少了一個，東找西找，從高粱地鑽到包穀地，就是找不着，急得三禿直哭，哭有啥用？天黑了，只得把豬趕回來。

丟小豬的事，叫扒皮知道了，氣的蹦起來，抓住三禿，揍了三個耳光，又連聲的罵道：『你媽的巴子！還不快去找？我不回來，要你的小命！』

三禿含着眼淚，摸着挨揍的，滾燒滾燒的小臉，跑到大地去找小豬，找呀找，找到高粱地，棒子地，穀子地，豆子地，那有小豬的影子。三禿邊哭邊喊：『小豬呵！你是三禿的命呀！快出來呵！三禿快活不成了！』

找呀找！找了大半夜，彎彎的月牙，快滾下大地，就是看不見小豬，三禿想回去，又怕李扒皮要他的命。回家呢？明天也逃不了。想來想去，只有一條路——上姊夫家去。就這樣，三禿拖了疲乏的腿，挨着餓，在黑路上摸了十幾里，到了槐子窩，找到了姊姊，哭了一場。

五 一不做二不休

三禿兩天沒回家，第三天，李扒皮把李發找來。

李扒皮躺在炕上抽大烟，李發蹲在門口，像候審的犯人，等着李扒皮抽足大烟審問。

李扒皮抽完了大烟，慢慢的下炕，坐在桌子邊，惡聲惡氣的問：

『咋整的？三禿跑那兒去了？』

『說不上，八成是上仙姊姊家去。』李發低頭的答。

『丟了豬你知道嗎？』

『聽說了，不是小豬嗎？』

『大豬還得了。丟了豬就躲起來，你自己說說，這像啥話？他媽的巴子！李二爺又不是老虎，能吃了他？』後面這幾句簡直是咆哮了。

『是是……二爺，小孩不懂事……』李發像老鼠見了貓，講起話來，光打哆嗦，身子拚命縮成一團。

『丟了豬就躲開成嗎？』

『是是……二爺……』

『什麼是是！李發，別裝糊塗！我問你丟了豬躲開了成不成？』

『當然不成，二爺。』

『不成咋辦？』

『二爺說，咋辦就咋辦？』

『好！不看金面看佛面：第一、賠小豬；第二、僱個人頂三禿。莊稼快收成了，三禿來的時候，當面說好的幹一年。現在還幹不到三個月，差九個多月。這樣算便宜你李老七了。』

李發不敢分辯，滿口『是是……』

屯裏有個歌子，頭兩句是：『馬瘦毛長拖了地，人窮受人欺！』李發蹙着肚子氣往回走，後悔

不該一時糊塗，把三禿送進湯鍋，把兒子踢蹬了不算，還得花錢，明知太屈，有啥辦法呢？李扒皮就是這條，李扒皮的話就是聖旨，說的出就辦的到。

剛回家，張爲俊跟着屁股來要大烟賬：『三禿除了大烟廿四片，每片二十元，二四得八，二二得四，一共四百八十元。』

像個霹靂，把李發打的頭直疼，他雖然知道三禿染上大烟，沒想到欠這一大筆錢。

僱人頂，沒錢！還大烟賬，沒錢！沒錢，只得賣地。賣地，沒有人敢要，只得賣給李扒皮。李扒皮旁的地不要，只要他那塊好地。沒有辦法，托上李玉田，賣那塊好地。文書上寫明：李發的祖坟不動，今年莊稼歸李發收割。

在文書上，蓋了手印以後，李發好比挖了心肝，疼得直淌眼淚。

賣給李扒皮的地用糧頂錢，每斗算十七元。賠小豬，僱人頂，還大烟賬，人家不要糧，只要錢。往外賣，每斗合十三元，扣來扣去，李發拿回來，已經沒有幾個錢了。

李發是打掉門牙往肚嚥，有苦說不出。雖說把三禿找回來打了一大頓，全家哭了一天一夜，屁事不頂，地還是歸財主的。

俗話說：『人無橫財不富，馬無夜草不肥。』又說：『不殺窮人不富。』李扒皮不僅懂得這個道理，也善於運用這個道理。他得了李發的好地以後，心裏還不足。他想：『一不做二不休，老邊外還有油水，非整光他不成！』

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整個插拉屯，因為上年收成不好，打的幾顆糧食，交租、出荷，早就光了，到這種時候，差不多的窮人，都是缺吃少穿的。特別是李發的侄子李文臣，因為年成不好，辦酒席的人也少，加上他染上一口大烟，更是困難，往年李發也常幫他點忙，今年因為自己攤事，手頭也很緊，也就顧不了他了。

這天，李文臣家裏確是揭不起鍋蓋，向李發借點糧，李發借給他一斤多苞米麵。李文臣借了糧以後，又得寸進尺，想借點錢去過癮。這一下可把李發火了，本來苞米麵都不大願意借，是王氏主張照顧他的，沒想到又要借錢，李發不但不肯借，反而教訓了李文臣一頓，因此叔侄吵了一架。

李文臣懷着一肚子氣，跑到張爲俊家去，想再賒一片大烟。

張爲俊說：『老李，你欠了六十元沒還，還想賒賬？』

『張先生再賒一片，明日一塊還。』

『笑話，今天沒錢，明天就能有錢？』

『沒錢也跑不掉，我還有老婆孩子，還有五間半房子，半天多地房身，這百十塊錢我能不還？』說起來，李文臣家底好像滿大。

提到房子，張爲俊靈機一動，便再賒他一片大烟。

次日，張爲俊找了李文臣，一塊到李扒皮家。李扒皮客氣的讓李文臣大大的過了癮。

『文臣呵！聽說你手頭困難，想賣房子嗎？』李扒皮讓李文臣抽完烟便問。

『早就有這個意思，想把三間東屋賣了，反正俺人口少，也住不了。』李文臣說。

『要賣就都賣了，留兩間半做啥？』

『都賣了，俺上那存？』

『上你二爺這裏來住。』

『二爺是說着玩的吧？』李文臣半信半疑。

『李二爺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說得出做得到！』李扒皮認真的說。

『這年頭怕沒有人肯買，誰家手頭有閒錢，是不是二爺想要？』

『我不要。有人能要，你叔叔能要。』

『他那有錢？昨天跟他借點錢，還和他吵了一架呢？』李文臣想起昨天的事，還有點生氣。

『吵架？』李扒皮高興的說：『那再好沒有，就賣給李發，他有錢。你賣了就上我家來，我正想僱個好廚子，我給你在後院蓋兩間房子。』

李文臣還在半信半疑。李扒皮掏出五十元鈔票，塞在他手中說：『大兄弟，只管拿去用，往後沒吃的沒抽的，只管上來。』

李文臣見錢眼花，現在正沒辦法，明知李萬春不會無緣無故借給他錢。但看見手中一捲票子再管不了那麼多。加上張爲俊在旁邊給上洋勁，自己拿不定主意，便答應把房子賣給李發。

俗話說：『銀白心黑，』李文臣拿了錢回家後，便找李發商量，說要把房子賣了。李發起先以爲賣給旁人，還勸他別賣，後來知道是要賣給他，當然他不要：一來沒錢，二來用不着。開始還是商量，後來李文臣一口咬定李發有錢，定要他買。把李發氣的咬牙，他氣呼呼的說：『就說我有錢，不買。』

你也不能硬叫買。你對長輩的這樣，不但天打五雷轟。」

不買也成，第二天李文臣請示張爲俊後，回家拿一把菜刀，把住堂屋那間共同進出的門口，裝瘋賣傻的吵鬧，不讓李發一家人進出。

李發是個老實人，只得跳窗戶。李文臣天天抽足大烟就拿菜刀把住門口，李發一家人就得天天跳窗戶。

上年紀的老兩口，天天跳窗戶總不是辦法。再加上李文臣喊着要殺三禿，王氏生怕真把三禿殺了，這是他家傳香接代的命根。於是便向李發道：

『三禿他爹，買了吧！攤上這種事，就得打牙往肚嚥，別叫他把三禿給害了。』

『說的輕便，那來錢呵？』李發愛理不理地回她一句。

『不是還有地？買了房子也不白瞎。』

『說啥？』李發跳起來，『瘋子叫我賣地，你也叫我賣地！地就是命，賣地就是賣命。』

『地是你的命，三禿是我的命，我不能把三禿叫人家害了。』

又一天，李文臣抽足大烟回來，拿着雪亮的切菜刀，到處找三禿，瘋勁十足，把王氏嚇的光哭。李發找屯公所，屯公所不管，找警察分所，分所也不管，都說這是他們的家事。這些地方不管，

旁人誰敢管。有人勸李發還是賣地買房子，省得真把三禿殺了。李發忍清氣，只好向姪兒低頭。

賣地，窮人沒有錢，有錢的不敢要，只得賣給李萬春，李萬春也裝着不要，給了賤價錢。李發自認倒霉，賤價賣了兩天多地，買了五間半房子，真是嘔吧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

李文臣賣完房子，還了張爲俊的大烟錢。第二天下午，當他在張爲俊家喝完酒抽足大烟回家的路上，被人窺川槍打死在池塘邊，身上的錢也不見了。

屯裏的人對這事議論紛紛；李扒皮和他的狗腿放出謠言，說是李發幹的。窮人家誰也不相信，警察却把李發抓去押了幾天，因爲沒證據也就放了。

這事情只有張爲俊最明白，又是他和李扒皮出的一舉兩得的主意。錢從李扒皮手裏出來三天，又回到他手裏，只是少了一半，却便宜地得了兩天多地。答應給蓋的房子，這一下就不用蓋了。張爲俊也白得了二百元，自然也很高興。

苦的是李文臣的老婆和女孩，母女哭了一頓，潦草的把屍首埋在亂死崗，收拾收拾東西回娘家去。這一下，李發受了氣又受了冤枉，氣的他害了一場大病。

李發害病時，王氏沒法，到處借不到錢，只得托人向李扒皮借了二百元，兩担糶。算把李發的病治好了。

從此李發已經不是一個自主的中農，而像一頭被拴在樹上的老黃牛了。

六 報 除

一轉眼過了兩年，插拉屯這兩年，是水澇的兩年。

李發從害病以後，借了李萬春的錢和糧食，又碰上這兩年大秋沒收成，還不起人家的錢和糧食。『算賬，利滾利，把李發剩下的幾天地，差不多滾的光光，反而租人家李扒皮的地種。』

這二年，在李發看來，不是二年，而是二十年！他想到這些地，爺爺和爹爹，不只用二十年的血汗開出來的，而是兩輩子。

世道變的太快了。李發也變了樣子了。從害病以後，李發瘦得剩下一把骨頭，背駝了，髮白了，脾氣也變了，變得又暴躁又厭世。常常唉聲嘆氣的說：『日子難過好，東西早晚人家的。好好一家人，弄的半死不活，七零八散，要飯也沒有個落棍的地方，早晚餓死，那死那算。』

幸而三秃已經長大了，重活李發可以少幹，老妻王氏也還忙，和媳婦紡點錢，閒時幫人家做點雜活，省吃儉用，還不至要飯。

要飯是不容易的，三秃的媽常常教訓三秃說：『三秃呵，大烟是傾家敗產的東西，不抽好。像咱這老實人家，要飯也摸不着大門。唉！這個家像日頭下山，不會過長了。不如早點死了省事。』

李發和王氏口裏雖這麼說，心裏也還盼着日子慢慢能過好。他們那裏和到：李扒皮正像他們所說的，已經給他們預備好要飯的棍子和破瓢了。

李扒皮常常狡猾地自言自語：『看你老邊外的有多大本領，反正孫猴子七十二變，總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。』的確，李發的全部人、財、地，早已捏在李扒皮手心了。

這年四月天，鞍山日本人要勞工，輪到李扒皮的侄子去，李扒皮答應他兄弟的請求，做了個人情，把三秃頂上。

三禿本來是當勞工才回來不幾天，怎麼說也不該他去，可是刀把握在人家手裏，有啥法子呢？李扒皮對三禿說：『三禿去吧！頂上一個月，有空就往家跑，回來後算賬，一個月三十塊錢。』

『二爺，不是我不肯去，實在家裏太困難，地還沒種妥，往後剷地又沒人，俺爹年紀大了，一身病……求二爺行好，讓旁人去。』

『怎麼？不想去？二爺又不白叫你去！給錢！家裏困難二爺管，剷地沒有人，給你去人剷。』

『求求二爺……』

『還嚕嚕，愛去也得去，不愛去也得去！』

不由分說，三禿抹了眼淚上鞍山。

三禿走了一個多月，有天清早，那個外號雷公的上李發家來。一見李發，便尖嘴瞪眼，哼嗤哼嗤的說：『可壞了，李老七呀！你家三禿在外面惹了大禍。在鞍山打死日本人，搶了日本人的錢，跑去當胡子，這一下可把咱這屯給害啦！』

李發乍一聽，嚇的口呆舌結，說不出話來；後來尋思一下，便搖搖頭道：『三禿從小就是個老實孩，胆子小，做不出這樣的事。』

『哼！你以為你兒子做不出來，抽大烟，賭錢，昨天警察署裏上頭下來公事，寫的明明白白：太號李文鳳，小名三禿，不是你的兒子是誰？』

李發還半信半疑的搖着頭。

『信不信由你，我勸你早點上警察署報除了吧，就算你沒有這樣個兒子，咱屯沒有這樣個人，省得連累大家！哼哼……』雷公說完話，搖搖擺擺的走了。

李發抽着旱烟，呆頭呆腦的坐在門限上。尋思三禿不會幹出這樣事，又尋思要是沒有的事，雷公憑什麼大清早跑來送信。當他想到『報除』，不由老淚滿臉，他只有這個兒子，怎麼也不能去報除。

三禿的媽王氏，在屋裏邊哭邊嚷着：『老頭子呀！俺一家都死了，也不能把三禿報除，沒有三禿我就不能活啦！三禿是我的命根子呀！』

三禿的屋裏的高氏，自己在房子裏抽噎，傷心的哭成淚人。她尋思要是真把男人給報除了，她這輩子就完了。

這件事風快的傳遍了插拉屯，全屯議論紛紛，跟李發好一些的鄰居，如像張慶和、崔化安這些人，都跑來問長問短，替李發發愁，大家都說三禿不至做出這樣事，可是誰也不敢保險。要是真有這樣的事，誰也想不出好辦法，因為打死日本人不是好玩的。只有年輕的張慶和，憑他和三禿在一塊當過勞工，肯定三禿做不出這樣壞事，主張李發上鞍山去打聽打聽。

人家李扒皮可不讓你有閒工夫去打聽，爲着這件天大的事，他一連派了幾個人，催李發趕快到警察署去報除，免得叫全屯受累。末一個來催的是張秧子，他要李發馬上和他一塊去報除，並且威脅着說：『李老七呀！你要不去報除，不等天黑，警察就來請你去蹲笆籬子。』

『張先生！請你行行好，給二爺求個情，讓我上鞍山去打聽打聽。』李發哀求着。

『還打聽什麼？上頭來了公事，你還不相信？不是二爺不讓你去打聽，就怕警察署不讓你去打

『聽。』

王氏也跪下哀求：『張先生！我給你磕個頭。你行行好，俺只有這個兒呵！三禿是俺的命根子呀！』

『不是我姓張的不行好！是你兒子自己幹的好事，你們不去報除，警察老爺會請你去報除。』張秧子看李發還不願意，便生氣地走了。

最後還是李扒皮親自出馬，他一進門就來個下馬威，吹鬚瞪眼的罵道：『媽的巴子！李老七呵！他媽的皇辰！你兒子犯了這樣大案子，三番五次叫你去報除，你還不去，你是存心叫大家跟你們遭殃嗎？』

李發叫李扒皮連罵帶嚇唬，沒有辦法，只得托人寫個呈子，送到警察署。聲明和三禿脫離父子關係；又從戶口冊子上把李文鳳三個字勾去。算李發沒有這樣個兒子，插拉屯沒有這樣個人。從此三禿在滿洲國算是個『黑人』。『黑人』是不合法的人，警察可以隨便抓他。

報除以後，李發全家大哭一場，像死了個兒子似的，王氏和高氏哭的死去活來。李發只是傻頭傻腦的淌眼淚。他還不相信兒子會做出這樣的事，可是人家硬逼着他這樣做。想到這層，他又傷心又生氣，仙氣的直哆嗦。

真是『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』下午天不黑報的除，下晚半夜，李發一氣斃死了。

李發死的第二天，家裏剩下兩個老娘們，已經哭的糊里糊塗，一點主意也沒有，幸虧鄰居來幫忙，窮哥兒們忍住眼淚，湊幾個錢，幫王氏買了一口薄棺材。

王氏原想把李發的屍體，埋在自己的墳塋地上。鄰居却給她搶信來說：李扒皮知道李發死了，二清早僱了幾個扎嗎啡的，把他家的祖墳給挖了，把骨頭丟在亂死崗上。

王氏邊哭邊對鄰居說：『俺賣地也沒有賣祖墳呀，文書上寫的明明白白。』

文書上雖然沒寫上賣祖墳，李扒皮當年却起過誓：『要叫他媽的老邊外的，死了不能埋在這塊地上！』王氏雖說有理，却不敢和人家打官司。李萬春常對窮人說：『打官司嗎？好吧，近有署，還有縣，再還有省。到了衙門，有我坐的，沒有你站的！』

王氏只好沒辦法，胡亂的把李發的棺材，和祖先的骨頭，一塊埋在亂死崗上。

第三天，李扒皮上門，拿了一張文書，說是三禿臨走時借了他一千五百元，把十一間房子和一天多地的房身和園子作抵押，連同早先欠的，一共是三千四百元。上面有三禿的手印。逼着王氏還賬，還不起，限五天期，請她婆媳倆滾蛋。

七 走 道

五天的期限到了，張秧子領了兩個警察，奉命上王氏家要賬。王氏那裏有錢，沒錢就得滾蛋。算盤捏在人家手裏，愛咋算就咋算。算來算去，除了王氏婆媳倆隨身兩身衣服外，全部房屋、園子、傢司、農具、鍋碗瓢杓……都估錢抵賬。算盤九歸，九九歸一，所有的東西都歸李扒皮，還欠二百元。

王氏婆媳倆哭哭啼啼，求張秧子讓她倆再存一宿，張秧子說：『這房子已經歸李二爺的了，我不能作主。』王氏又要求讓她倆捐兩件破衣裳。張秧子說：『你們還欠二百元賬，要不是老娘們，身上的布衫也得扒下來。』說完了還斜着眼瞅着高氏一眼，又嘻嘻的好笑一聲說：『還欠二百元，往後還得還賬。』他心裏想：高氏身上還能出錢。

婆媳倆被攆出大門外，張秧子把大門一鎖，貼上封條，那管她倆啼哭。鄰居看熱鬧的人，不老少掉眼淚的，就是誰也不敢暗氣。

王氏想到在這屋裏住了三十多年，由年輕時當兒媳婦，變成現在當婆婆，大半輩子在這屋裏呆着，在這裏生男育女。如今她再也不能在這屋裏存上一宿。想到傷心的地方，不禁坐在地上放聲大哭。

哭有啥用，張爲俊帶着兩名警察大搖大擺的走了，看熱鬧的人也散了，還是鄰居張慶和的屋裏的勸她說：『大嬌，別哭了，天不早了，早點想法找個地方存一宿吧！』

『天呀！三禿他爹你死的冤呀！俺娘倆下晚那裏去存呵！』王氏還在哭叫。

後來還是張慶和的屋裏的，想到丈夫和三禿在一塊當過勞工，兩人也頂合的來。便不管一切，把媳婆媳倆領來家，在炕上住了一宿。

一宿的炕上，婆媳倆誰也不會合眼，心裏面千頭萬緒；好像千刀萬割，那能睡的下。想哭吧？在別人家裏，又不敢大聲哭，只是偷偷的流淚，不停的抽噎。

天一亮，婆媳就要走，老張的屋裏給她倆吃點飯，她倆也吃不下去，就分開走。王氏上槐子蒿女

婿家去，高氏過遼河回自己娘家去，好在路都不遠。

王氏走到天晌午，就到槐子窩，進了女婿盧錫九家門，見了女兒李桂珍，娘兒倆抱頭大哭一頓。在女婿家呆了五六天，王氏的眼淚哭乾了，慢慢的不哭了。她尋思女婿家境困難，盧錫九又是個勢利眼，這幾天老聽見對她女兒惡聲惡氣的。這疙疸不能久存下去。想到這裏，王氏便找女兒商量，預備回插拉屯，她對女兒說：『人家躺在炕上吃餃子，咱躺在炕上喝涼水都得自己挑，老這樣呆下去不是個辦法，你媽身體還壯，給人家紡綫做活，還餓不死。』

回到插拉屯，王氏便給老張家紡綫，換口飯吃。王氏有雙好手，紡綫紡的好，還能幫老張家做些雜活。老張兩口子待王氏也頂好。

一個月平安的過去了。這天王氏正在紡綫，只見張爲俊領着三禿的老丈人高老五來。不禁吃了一驚。後來才明白，知道是爲高氏要退婚書的事，才放心。

退婚書，是張爲俊早就寫好的，只要王氏蓋個手印就妥。王氏伸出手要在上面按手印，不免傷心，兒媳婦一向孝順，小兩口感情也不壞。可是刀把捏在人家手裏，家裏早已弄的七零八散，弄的房無一間，地無半壠，自己又養不起媳婦，兒子不知死活。當今是今天顧不了明天事，讓她去吧！想到這裏，王氏也就不難過，醃紅的手印往白紙寫上黑字的上面一按，兩顆老淚慢慢滾下來。

張爲俊和高老五回到家。張爲俊見了高氏，想起當年被高氏用剪刀打痛的手，像報復似的對高氏說：『小嫂子，不用再守了，三禿叫日本人給斃了。別就誤你的青春，這是退婚書，你爸爸給你另找到婆家，丈夫才四十歲，又年青又有錢，比你在三禿家享福。』

高氏一聲不響，只是兩眼落淚。聽完了話，轉身跑到裏屋炕上，大聲的抽噎。

高老五是個窮的三天兩天不起火的人，女兒回家後，添一口人吃飯，確使他煩愁，從那天張秧子上他家來說這件事，因為他可以拿到二百元，也就滿口答應。雖然高氏起先哭着不答應，後來父親連聲帶罵逼着要攆走她，終於是結道人家，沒主意，只得含淚點點頭。

一切都由張爲俊一手安排的，也不擇什麼黃道吉日，拿了退婚書的隔日，張爲俊送來二百元和兩套麻綢花衣服，算是彩禮，說是男家明天就要人。

次日，本家一個大嫂來給高氏打扮，穿上人家送來一套桃紅色的麻綢衣裳，臉上塗着水粉和胭脂，眼淚不斷地往下流。給她打扮的大嫂也不禁的心酸，便勸她道：『妹妹呵，你光掉眼淚，叫我咋打扮。唉！這樣世道，過一天算一天，不要再難過，今天也是你的好日子。』

不提好日子還好，一提起好日子，高氏哭的更利害。這是她第二回出嫁，她記得頭一回出嫁也掉過眼淚，心裏却是喜歡的，這回出嫁心裏却像針在刺。她心裏明白：頭一回出嫁，是每個姑娘該有的一次；這回却像豬一樣的賣給人家。越想越傷心，越抽噎的利害。弄的給打扮的大嫂沒辦法，忙勸道：『妹妹，別哭啦，生米已做成熟飯，哭有啥用？去了好好討妹夫喜歡，兩口子好好過日子就好啦，過往的事別想啦。』

她咋能不想呀？她的三秀才十八歲，年青青的，小兩口恩愛情深。如今白白無故叫人家給拆散，又逼她去嫁給一個老頭——黃大鼓子，她咋不傷心。

黃大鼓子的老婆才死了一年，他常到插拉屯賣個針綫和老娘們常用的東西，他知道高氏年青又長

的好看，所以情愿出七百元錢。他是做生意的人，他知道什麼貨給什麼價，起先他只肯出五百元。可是張爲俊說：『他媽的，五百塊錢，還想吃嫩的？』於是他又添一百元，張爲俊原先要八百，也讓了一百，最後還是七百元兩人說妥。

黃大鼓子先給張爲俊二百元定錢，等高氏坐着大車到家後，才又給張爲俊五百元。這七百元是這樣分配的：高老五得了二百元，算是女兒的賣身價。李扒皮得了二百元，算是還他的欠賬，其餘三百元歸張爲俊。因爲這場『喜事』是他一手辦的，他應該多得一些。

財主們對待窮棒子的辦法是：活着時叫你用完力氣，死了後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骨頭還拿去榨油。

狗腿子和地主的關係是：主人吃肉狗腿子啃骨頭。

李發這場事，張爲俊出力多，啃的油水也多；李玉田出力少，啃的骨頭也少。

這天下晚，張爲俊送高氏的賣身錢二百元給李扒皮，李扒皮讓他抽完大烟。張爲俊出了李家大院，正碰上李玉田，兩個人便邊走邊嘮嗑。

『哼哼，老弟，聽說你又發財了，老弟是二爺手下的紅人，真是走紅運呵。』

『那裏那裏。』張秧子知道雷公打破醋缸，有意挖苦他，便岔開道：『大哥，這些日子真是少見，咋不上二爺家去，一定是很忙。』

『哼哼，老弟，何必鼻孔裏插葱——裝象呢？你大哥是割着雞巴上供？』
『咋說的？』

『叫做神得罪了，人也疼死了。』

張爲俊確是裝蒜，李玉田受到李扒皮的責備，他確是知道。原來半個月前，李萬春看中了後屯上一個小寡婦，叫李玉田給辦。李玉田費了幾天的工夫，那小寡婦倒也沒有主意，家裏公婆早死了，只有一個叔父，這個叔父堅決反對，給錢他也不成，結果這事沒辦成，給李扒皮責備了幾句。

『聽說大哥給李二爺買的老陳家那十幾垧地，不也撈到點油水嗎？』張秧子總想找點雷公的好處來安慰他。

『哼，還不是冬天逛花園——一無所得。』雷公還是不高興。

張秧子總想想法子使雷公喜歡，於是他立刻把他會想過的辦法，對雷公說：『大哥，我倒替你想個一舉兩得的辦法，包管你能得到好處，二爺也會喜歡。不曉得大哥肯不肯幹。』

『你說說看。』李玉田不大相信。

『你知道我今天幹什麼去？』

『還不是幹那缺德事，把人家媳婦給賣了，自己拿了錢。』

『噢！這是喜事，那能說缺德？』張秧子辯了一下，又問：『還有一場喜事，大哥願幹麼？』

『那家？』雷公有點心動了。

『還是那老邊外的。』

『李發家，開什麼玩笑，他又沒有兩個兒媳婦。』

『沒有兩個兒媳婦，却還有個老婆。』

『天呀！五十多歲，誰要去當媽媽。』

『哈哈！咋沒人要呵，老母猪肉不好吃，可是便宜，食便宜的人有的是。』張秧子爬在雷公的耳朵邊，囁咕了一陣，雷公狡笑地點點頭道：

『成是成，就是逼着那樣大年紀的老娘去走道，也太缺德。』

『哈哈！那大哥還是行行好，替你的子孫積點陰德吧！』

另一天上午，王氏正在老張家紡綫，突然來了兩個警察，把王氏一推，把紡車棉花一塊拿走。還找了張慶和說：『你不知道私自留棉花紡綫，犯了經濟犯嗎？一塊上分所一過。』不由分說，把張慶和押走。晌午天，張慶和回來了，罰了五十塊錢，棉花紡車被沒收。王氏知道了，心裏正在難過。這時雷公李玉田在門口出現了。

『老七嫂，今天咋閒着不紡綫呵？』雷公在裝蒜了。

王氏把上午的事說了一遍。

『哼哼，原來這樣，老七嫂要是這裏不便，還不如上老楊家去紡綫，他家棉花是配給的，那裏還少不了一碗飯。』

『人家能要咱嗎？』

『老楊家正要找個人，給他紡紡綫，看看孫子。』

王氏本來是不願離開老張家，想到因為自己紡綫，連累老張受罰。叫雷公三說兩說，又不摸老楊

家的底，只曉得他家有兩個兒媳婦，家境過的挺好。也就答應了。

楊老頭已經五十五歲了，臉上少一隻眼。年青時練過武術，到過藩陽，當過兵，那隻眼睛，就是叫子彈打掉的。屯裏人給他個外號叫獨眼龍。雖說五十多歲，可是身體還很壯。他老妻死了五年多，剛死不久，他就想再娶個老伴，冬天好暖暖老骨頭，就是自己兩個兒子和兒媳婦反對，沒成。

張爲俊知道獨眼龍的心事，便把這個法子教雷公來辦，雷公偷偷和獨眼龍合計合計，獨眼龍打了一下算盤，覺得合算：他知道王氏身體還強壯，紡綫是好手，又快又勻。能賺錢又能做活。便和雷公講好了，事成給雷公一百五十元作烟酒錢。

王氏上獨眼龍家第三天下晚，獨眼龍半夜偷偷地爬到王氏炕上去。

從此，王氏又一次打掉門牙往肚嚥。下晚給獨眼龍暖老骨頭；白天大兒媳婦叫她抱孩子；二兒媳婦叫他洗尿布；老頭子叫她去買菜。閒時還得紡綫。

王氏認爲是前生作孽，又沒辦法；只得忍着氣當個非驢非馬的人——婆婆兼老媽子。成天受兩個兒媳婦的氣，有時還得挨獨眼龍的打罵。

八 黑人的鬼生活

三禿在鞍山當了兩個多月的勞工，家裏遭那麼大的災禍，他一點也不曉得。直到一個新從後屯抽

來的勞工到鞍山，才從他口裏知道自己給報除，父親死了，旁的事還是一點不知道。

三禿聽了這個訊以後，心裏像火燒，老想湊個空跑回家，就是日本把頭看的太緊，總是沒跑成，恰巧，有天下晚，日本人要連夜搬一些大箱子，三禿上半夜假裝賣力氣，下半夜乘把頭打盹，湊個空就溜了。偷過日本兵的警戒綫，摸清了方向，便向西北跑。

跑出了十幾里路，三禿全身叫汗給濕透了，氣也喘不過來。三禿休息一會，又慢慢的走起來。他一邊走一邊想：先想起他可憐的老爸爸，一輩子辛辛苦苦，沒落個好死。又想起他媽媽，他想媽媽心裏一定很難過，他想回去對媽媽說：『媽媽別難過，三禿將來一定要給爸爸報仇。』他想起高氏一定也很傷心，他想在下晚好好安慰她。他又想起那活閻王李扒皮，想起那白無常張秧子，一時就火起來。他想自己要是能像說書的說的那劍俠多好，飛一把刀把這些壞水搗成肉醬。

七月下旬的夜晚，半個月亮像切開的西瓜，慢慢從東邊往西面走。暖風吹着大地上的莊稼，高粱已經長的有一人高了。三禿歸心如箭，他只順着電道（汽車路）走，一切都不覺得。

走累了就在路旁坐下歇歇，擦擦汗，涼涼快，歇好了又走。慢慢地天亮了，三禿要加小心，碰到有警察的屯子，還得繞道走。一直走到了晌午天，才到了插拉屯。

一到了插拉屯，他反而停住了，他想自己不是已成了『黑人』嗎？又是跑勞工出來的。幸好沒人看見，便悄悄地走小路繞進屯，又悄悄走進自己家的院子。

一隻大黃狗看見這個穿的破爛的漢子，又偷偷摸摸的進來，以為不是小偷就是要飯的，大聲的汪汪的叫起來。堂屋裏走出來一個二十來歲的婦人，三禿以為是自己的屋裏的高氏，正想走近她，沒有

想到她用衣角擦完臉上的汗，抬起頭來對三禿說：

『你這要飯的也不看人家，俺家窮的三天兩天揭不起鍋蓋，那有給你的？』

三禿叫這話說的怪難受，忙說：『大嫂，我不是要飯的。』

『不是要飯的上俺院裏做啥？』

三禿不敢說實話，便撒個謊說：『俺是李發的親戚，來走親戚的。』

那大嫂子細細了瞅三禿，看他那個熊樣，不像走親戚的。便惡聲惡氣的嚷道：『俺這院三家人，沒有個姓李的？你還站著幹啥？』她一面趕着三禿出門，『碰』的一聲，把大門門上；一面囁咕道：『看你那個熊樣，不像個好人，倒像個小偷。』

三禿聽了，心裏像針刺一樣，呆呆的站在門口，看着門口自己小時親手栽大的楊樹，已經長的又高又大。又看着院牆和房子，看着周圍的東西，都和以前一樣。他像失魂似的掉了眼淚。

等到他像做夢醒來的時候，便匆匆的跑進鄰居張慶和家。張慶和地下沒回來，張大嫂見了三禿，忙把他藏在裏屋，問清了三禿，知道沒有人看見他進屯才放心。

從張大嫂口中，三禿知道老婆給人家賣了；母親被騙着走道，才不過十來天的事。三禿懊悔自己爲什麼不早點跑回來。他真想跑去咬李扒皮的肉吃，想去揍死那兩個狗腿。但當他想到自己已是『黑人』，他便悵悵的低下頭。

從張大嫂口中，三禿知道家產土地都沒有了，知道自己院裏住着幾家逃荒的，這幾家都是給李扒皮榜青的。

天黑，張慶和回家，怕三秃被抓去，忙叫三秃揹上點乾糧，偷偷的把三秃領到屯邊瓜園，藏在看瓜園的老頭崔化安瓜棚裏，讓三秃有事好跑。因為崔老頭和李發有過交情，便讓三秃睡在瓜棚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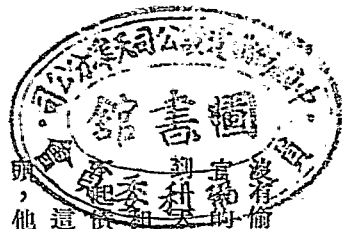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不透風的牆。張慶和正睡覺，就有人來敲門，一開門，進來兩個警察。東看看西瞧瞧，搜查了一番。又問三秃那裏去？張慶和說沒看見，警察狠狠地看他一眼，便出門去。

張慶和關了門，和屋裏的合計，想給三秃捎個信叫他跑了，又怕警察沒有走。直等到快半夜，才偷偷的開門，向瓜地走去。走到離瓜地不到幾十步遠，就聽見瓜地裏吵吵嚷嚷，有個聲音惡狠狠的罵道：『媽的巴子！到處找不到你，沒想到你倒在瓜棚裏涼快！』張慶和知道壞事了，忙轉回頭往家裏跑。

原來那兩個警察，搜了好幾家，見不到三秃的影子，也就懶的再找。他們上李扒皮家報告，又抽了大烟，便離開李家大院。這時已經半夜了，半個月亮爬上來了。警察所在後屯，正好路過瓜園。兩個人都有點口渴，跑進瓜園偷瓜。崔老頭在夢中，聽見瓜地裏『沙沙』的響聲，知道有人偷瓜，爬起來捉小偷，那想到是兩個警察，連忙賠不是，又摘兩個大西瓜孝敬他們。

三秃昨夜走了一宿，混身酸疼，一躺上就睡死了。這時忽然聽見外面出了事，光是聽見崔老頭嚷着捉小偷，後來又聽見給警察賠不是。警察！在三秃心裏起了恐怖，自己心虛，以為是來抓他的，便偷偷地爬出瓜棚，想溜掉。沒想剛走幾步，在月光下，便被一個警察發覺。就這樣，三秃和崔老頭被押上分所。

在分所的笆籬子蹲了一天，崔老頭以窩藏『黑人』，加上偷大糧戶的糧食的罪名被審問，崔老頭



沒有偷糧食當然不承認，拷打完了又灌涼水，仍不承認，再灌辣椒水，老頭歲數大了，經不起刑，在宣稱的『咬賊鐵證』下，不由不承認，答認賠半扒皮的糧食，受警察分所的罰款，才放出來。出來不認，終因年老，受刑過重，便拉痢拉死了。

三禿毆籠子的犯人，一共有二十來個，這些人有的是跑勞工的，有的是當小偷的，有的是還債的……本來都要送上矯正院，因為連日下大雨，路不好走沒送。

這個臨時監牢是三間草屋，有垛牆連日被雨水淋的好像要倒下的樣子，這垛牆給這些犯人一個盼頭，他們私自合計好。正好這晚上又下大雨，過了十二點鐘，看守的警察偷個懶，跑進屋裏睡覺，犯人們便把那垛土牆推倒一角，一個個偷偷的跑了。

三禿跑到屯外，在離屯二里多路一個墳塋地的大樹下避雨，混身濕得像個落湯雞，天一亮，就鑽進高粱地去，幸好出日頭，他光着腓，把一件破上身，一件破褲衩乾晒乾。

天黑了，三禿餓得肚子直叫喚。三禿跑出高粱地，鑽到人家菜地裏偷生瓜生茄子吃。慢慢地偷起生蘿菔，摘生苞谷，拔生土豆吃。

白天鑽高粱棵裏，黑夜偷生菜吃，吃完了就在墳塋地上，找幾把乾的草，弄成一個狗窩似的地方睡覺，要是碰到下雨，那就得站到天亮。

在大地裏『黑人』的生活，挨餓三禿倒不怕，三禿最怕的是蚊子。蚊子白天黑夜都咬他，咬得他混身起小疙瘩，癢的了不得，一抓破了就化膿長瘡，三禿已經長了滿身瘡。

三禿把蚊子比成二財主，他一邊打蚊着他的血的蚊子，一邊罵道：『媽的巴子，老財喝咱窮人的

血，你也喝咱窮人的血，揍死你！』『拍』的一聲，打死了一個，三秃像報仇的出了一口氣。但另外幾個蚊子又釘上了。

白天蹲高粱地，下晚偷生菜吃，這種像鬼過的日子，把三秃弄成鬼樣子：蓬頭散髮，滿身爛瘡，加上受潮中毒，混身發胖，眼睛睜不開，穿上破衣褲，誰要是晚上遇上，一定要喊鬼！

這種鬼日子，一直過了二十多天，到大地上的高粱都刈完了，三秃再也無處藏了，才結束。

三秃想起媽媽了，他想見一見媽媽死也甘心，下晚便偷偷地跑到獨眼龍的院後麥秸垛裏藏起來。天亮了，王氏拿個菜筐上街買菜，三秃偷偷的喊：『媽呀！我回來了。』王氏回頭一看，嚇了一大跳。後來走近仔細看，認出是三秃，不覺得心裏一酸，眼淚直淌。又怕人看見，便偷偷回去拿幾塊乾糧給三秃吃，叫三秃藏好，不要露面。

下晚，王氏乘天剛黑，裝着上豬圈餵豬，端了一瓢熟糲子，偷偷送到院後，給三秃吃。不巧叫大兒媳婦看見，便給獨眼龍報告，獨眼龍一氣衝到院後，拾起三秃剛喝兩口的瓢，把糲子潑了一地。揍了王氏兩個耳光大罵着王氏，嚇唬要把三秃送分所。母子兩個人跪下叩頭求饒，獨眼龍才氣呼呼的說：『快滾開，不準再上這裏來，下回再見了，敲斷你的狗骨頭！』

三秃流着眼淚，一拐一拐的走了。王氏在夜色裏，望着三秃的背影，沒有力氣的坐在地上，她的心破碎了。

九 新草鋤根

三禿離開家鄉，跑到台安縣姚姚（外祖母）家，這時正是農忙的時候，舅舅留他做活，給他一碗飯吃。

俗話說：『貧在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，』舅舅的活做完了，怕三禿連累他，就打發他走。

三禿沒法子，只得一路要飯，拐着兩條腿上山。到了鞍山，三禿想給人家做活，人家看他那個樣子，誰也不敢留。後來碰到日滿鋼管工廠一個把頭，留他做點雜活，但三禿每天却得把出力流汗得來的工資，拿三毛錢給那個把頭，要不人家就不要他。

三禿在工廠裏，每天給拉爐灰，拉壞鐵管子，每天代價是一塊二毛錢。除了給把頭三毛錢，給五毛錢店錢外；剩下四毛錢，只能每天吃一頓中飯：一斤山東大尖餅，兩碗白開水，就一個子也不剩了。

很快的到了霜降的季節了。三禿還是蓬着頭髮，光着腳鴨子，爛瘡的腿上，裹着破報紙，一件破布衫，一件破褲衩。破褲衩實在破的不能見人，三禿在垃圾堆裏拾了一個又破又爛的麻袋，遮住那羞羞的東西，腿上露了幾個洞，他就無法管了。

三秃走過有錢人的身邊，有錢人有的吐一口吐沫，有的用手掩着鼻子。三秃走過買賣門口，做買賣的要加小心。三秃走過人家的院子，人家要看着他走到看不見才放心。

五毛錢住的店，是沒有舖蓋的，住店的人，晚上交了五毛錢以後，可以隨便往涼炕上一躺，把身子縮成一個團，用雙手貼着肚皮睡。

下了頭場雪那天，三秃那兩隻長瘡的腿凍壞了，回到店裏睡一宿，第二天爬起來不能幹活，又睡了一天一夜。睡倒是睡足了，就是肚子要兩天只喝了兩碗白開水。

第三天下晚，店裏掌櫃的見他不能做活，怕他凍死在店裏，不但交不起店錢，還得賠賬，便把三秃騙到門口，門一開，把三秃往外推一推，門上門。

三秃站在街頭，冷風刺着他的身子。他尋思就這樣下去，再下一場雪，非凍死不成。他又想要死不如死在家鄉。於是拖拉拖拉地拐着兩條腿，順着家鄉那條電道走。

乍一走，兩條腿疼的了不得，慢慢地，也就麻木不疼了。但一休息下來，又疼的站不住。

走到唐馬寨，實在是走不動了，三秃找個草垛，扒一個窟窿鑽進去，像狗一樣地捲縮在裏面。

天一亮，人家就把他從草垛裏拉出來，並罵了他，說他是逃跑的勞工，要喊警察抓他。嚇的三秃趕快走開。

三秃跑到一個窮老太太家，要了碗涼糰子吃，老太太怪可憐三秃，就讓他靠着自己的草垛子晒太陽。

三秃心裏盤算好，等天黑再走：一來白天路過的地方，遇到警察會被當逃跑的勞工抓去；二來黑

夜走路，白天休息，不至凍死；三來白天容易要到飯吃，睡覺時有太陽晒。

下午，三秃又要了點東西吃，就離開唐馬寨。沒想到剛走了幾里路，就變了天，下起細雨來，慢慢地又飄起雪花。三秃咬着牙，挨着雨雪，挨着足疼，挨着飢餓，一跛一跛的往家鄉走。

走了十幾里路，快到胡家窩房的路上，雪越下越大，寒冷使三秃沒有力氣，他再也走不動了，他走到一棵老樹下，起先站着，慢慢坐下，慢慢躺下，任冷風吹，任大雪飄。

三秃迷迷糊糊的閉着眼，他想今晚是死定了。想到死，好多心思一起湧上來：他想到死去的父親，想到母親在受苦，老婆不知道啥樣子？他又想到血海的冤仇還未報，就這樣死，實在不瞑目。慢慢地又想起李扒皮，這時也許正抽足大烟，搂着小老婆睡熱炕。想了想，他咬起牙來。

大約過了兩個鐘頭，三秃已經凍得不能動彈，只是心裏還明白。他已準備給凍死了。

忽然聽見一陣吱吱的馬蹄聲，一匹馬拉著爬犁由大路上走來，三秃心裏跟著亮起來，他使勁地喊出：『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』

爬犁在跟前停下來了，趕爬犁的人明天要辦喜事，今天到唐馬寨買東西，必須連夜趕回家。他問了問三秃以後，尋思救一條命也是件好事，便扶三秃上爬犁，順路把三秃捎到槐子窩屯，送到三秃姐夫家。

三秃的姊姊李桂珍見到弟弟凍成這個樣子，一邊流眼淚，一邊燒堆火給他烤烤。又在鍋裏熬糴子給三秃吃，三秃烤過來後，肚子餓的利害，狼吞虎嚥的吃了三大碗，身上也暖過來，只是兩腳更疼的利害。

姐夫盧錫九，躺在炕上，聽見三禿來了，連問也不問一句，只是心裏不高興。

李桂珍安擺個地方讓三禿睡覺後，回到自己的炕上。她見丈夫生氣，也不去理他。沒想睡了一回，丈夫却不高興地說：『三禿是個黑人，警察到處抓他，八八胡同就是警察署，還是早點叫他走好。』

李桂珍知道小氣的丈夫，是怕三禿在家吃他的飯，又怕連累他。她流着眼淚說：『你也該有點良心呵！人家凍成那個樣子，不說是自己的兄弟，就是外人也該救救他。』

『好，我沒有良心，你是財主。』丈夫有點生氣。

『你有良心，上回媽媽攤事上這兒來，住幾天你嘍咕幾天。』老婆也有點不高興。

『媽的巴子！』丈夫氣的跳起來。兩口子爲這事已經吵了好幾仗，每次都是丈夫打勝仗，他是連打帶罵。她只會哭。

『你罵你媽，你不怕舌頭爛！』

於是兩口子又吵起來，打起來，這一仗仍然是丈夫勝利。

三禿剛睡着。被吵聲吵醒，一聽是爲自己吵起來，心裏好一陣難過，一夜沒有好好睡，天沒亮，他熬着疼，拐着脚，偷偷的把門打開。懷着一肚子難受，離開了槐子窩屯。

三禿又回到插拉屯了。這回警察見了他，只是吐口水，踢他兩足，也不抓他了，因爲三禿連站都站不起來，只能在雪地上爬。

三禿凍得混身腫，臉上腫的兩眼成一條綫，睜也睜不開。腿腫得拿不過彎。白天爬到窮人家要

口飯吃，晚上爬到草垛裏睡覺。屯裏的人，怕李扒皮找事，沒有人敢留他在家。沒有人相信他能活過冬天。

三禿的娘知道三禿回來了，有次無意中看見他在路上爬，見三禿變成那個樣子，心疼的說不出，可也不敢明目張胆去看他，她怕再挨獨眼龍的打。

這天下晚，慈母心的驅使，王氏再也忍不住了。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偷了獨眼龍一件衛生衣，一件舊棉褲，瞞過一家人，偷偷的找到三禿那個草垛。話沒說出來淚先流下來，一面給三禿穿衣服，一面說：『三禿呵！你那輩子作了孽，弄的大廟不收，小廟不留呵！往後你也不用惦記我，你當沒有媽，媽也當沒有你。你媽今下晚回去，不知要怎樣挨打呢？』

『媽呵！』三禿光哭，說不出話來。

三禿穿着好衣裳要飯，屯裏是件新聞，風快的就傳到張秧子耳朵裏。張秧子又出來管事了。他問三禿是那來的衣裳？三禿不敢說實話。張秧子硬說是偷人家的，逼着他脫下來換，不然就送去蹲笆籬子。三禿沒法，只得往下脫，穿上張秧子丟給他的一套破棉衣。

要死不死的生活，三禿挨了兩個月。這天下着大雪，家家戶戶關緊大門，三禿沒處要到飯。他爬到張慶和家，叫開了門，張大嫂給他點吃，讓他進屋暖和暖和。

張大嫂說：『三禿呵！高低你不成了，李扒皮害的你這樣，你就上他家要，他能怎樣你呵？他怕你死在他門口，就得給你點吃，打發你走。』

三禿尋思張大嫂說的不假。從此，他天天上李家大院去要飯，不給就不走。果然李扒皮怕他死在

門口，就給他點吃的。後來見三秃天天來要，心裏很生氣。他明知三秃背後有人指使。又見三秃到了十冬臘月還不死。忽然想到『斬草不鋤根，逢春要發芽！』於是他又下了毒心。

快過大年了，家家都辦點年貨。日本人配給的一些東西，大部落在李扒皮手裏，只配給屯裏人一點點，大部份高價的出賣。

這天下午，三秃又爬到李家大院。李扒皮破例讓他進去暖和暖和。還和氣的問：

『三秃，你那裏有親戚？』

三秃說：『台安縣有姥姥家。』

李扒皮說：『我套個大車送你去好嗎？』

三秃說：『那敢好，』心裏却不相信。

李扒皮真的叫人套好一輛大車，並叫那個扎嗎啡叫趙狗屎的，送三秃上姥姥家。

三秃上了大車，尋思李扒皮今天這樣好，葫蘆裏不知道什麼藥。又想八成是李扒皮怕他天天上門要飯，反正自己是快死的人，諒他不會怎樣的。想了想就放心。臨走時他有意看看李扒皮一眼，李扒皮說：『三秃，好好回姥家（姥姥兩字說得很含糊，李扒皮有意說成『老家』。）去過個大年，省得天受罪。』說完了眯着老鼠眼，狡猾的笑了笑。

這一笑像支針刺在三秃的心上，三秃全身打了個冷戰，他猛又想不知有什麼鬼把戲？後來轉想，高低快死了，他能怎樣？反正要真能送到姥娘家，舅舅不能看他死，留着一條命，冤仇總得報。

臘月天的黃昏，大地上鋪着白茫茫的厚雪，天空是陰沉沉的。遼河上有的地方，冰凍的硬硬的，

上面可以跑電車（汽車）。有的地方却是明溜子（不凍的）。載着三禿的大車，拉到了一個明溜子，趙狗屎便對三禿說：

『到了，三禿！』

『開什麼玩笑？趙大哥。』

趙狗屎打扎嗎啡那年起，就沒聽過人家喊大哥，乍一聽，怪順耳。雖然有點可憐三禿，他更怕李扒皮，爲了三十塊錢，完不成，回去要下湯鍋的。於是嘆了口氣說：

『三禿，不是姓趙的開玩笑，是李扒皮讓你在這明溜子裏過大年。你死了別怨我，你們是冤有頭，債有主！你做了鬼也不能來找我。』趙狗屎說完，就要拉三禿下明溜子。

果然，不出三禿所料，三禿知道又上當了，眼看就要下水。他是不能死呀！他還有天大的冤仇沒有報，他給趙狗屎磕頭說：『趙大哥，你行行好，救了我一命，這一生忘不了你！』說着就哭起來。

趙狗屎從扎嗎啡以後，是做了不少缺德事，究竟自己是窮小子出身的，總有點良心沒死完，他見三禿這樣哭，便想：反正不推下去，凍一宿也得凍死。便對三禿說：『我饒你命，你可不能回屯去，你回去我就沒命。』

『我賭咒不回屯，我要是回屯，死了叫狗吃！』

趙狗屎趕着大車走了。三禿順着遼河邊的大路爬，他知道離柳條崗子還有二里多路，要是能爬到，就不至凍死。

爬呀爬，爬了不遠，正好路上來了一輛牛車，三禿求趕車的捎他到柳條崗子。

十三 三要報仇

俱樂部裏坐滿了一百多個戰士，大家一肚子報仇的火，臉上有時緊張，有時忿怒，有的流着眼淚。在領袖像下面的桌子旁邊，站着一個鐵黑臉的大個子，這就是從前的三秃，現在同志們都叫他李文鳳。他眼睛紅的冒火，眼淚還不斷流下來。

一陣激烈的復仇的口號聲以後，坐在李文鳳身邊的政治指導員說：『李文鳳同志，請繼續說下去。請大家靜一靜！』

『……我跑到柳條崗子以後，便在那裏要飯，要了兩個多月。……』

『開春了，我的腿完全好了，我的臉也不腫了。柳條崗子的大糧戶李芳圃，見我病好了，叫我給他看小雞（看園子），每天給兩碗涼飯吃。李芳圃後來見我跟好人一樣，就讓我給他放豬，做雜活，下地。』

『天下烏鴉一般黑，沒有不吸血的臭蟲，大糧戶見我能幹，想叫我給他幹一輩子，他知道我抽過大烟，常常給我點大烟灰，有時讓我跟他僱的老板（趕大車的）抽大烟。那時我的病還未好利索，抽呀抽，又抽上癮了。烟槍像一根繩子，把我捆在老財家裏。』

『我雖然又抽上大烟，我常常尋思；我有天大冤仇沒有報，我又記得媽說過：大烟是傾家敗產的』

東西，不抽好。我想不抽，烟燈又像一盞迷魂燈，叫我離不開它。

『八一五光復了，聽說日本鬼子倒台，又聽說這回世道大變了，我想到我的冤仇還沒報，便下決心戒了大烟。抽上容易戒上難，我還沒戒好。聽說有軍隊在縣裏招兵，也不知是什麼隊伍，反正當兵就拿上槍桿，拿上槍報仇就有希望，我想去當兵。李芳圃不贊成，他對我說：『你去了當不上，人家不要抽過大烟的。在咱家裏有吃有穿，慢慢給你說上一門親，好成家立業。』我上當上多了，我知道地主沒有個好心眼的，我不聽他那一套，還是跑出來當兵。』

『乍一來，隊伍裏說我抽大烟不要，我對連長說：『好連長，你收下罷，我一定把烟戒了。』連長見我是抗大活的，就先叫我戒烟，戒掉烟才要。我下決心戒了七天，忍着流鼻水打阿欠，我想到冤仇，我就戒掉了。』

『我當上兵了，我很高興，穿上新軍裝，抗上三八式。我常常想到報仇，我想請假回家一趟，殺掉那狗養的李扒皮，對連長說了，連長沒有准假。』

『在隊伍裏，聽指導員上課，慢慢懂得許多革命大道理，知道自己參加的是八路軍，和旁的隊伍不一樣。也知道只有參加八路軍，窮人才報仇！』

『我犯了三次錯誤：賣了一雙靴鞋；賣了一件別的同志給的日本上身；過年時和排長吵了一仗。這些都是錯誤，我決心改掉錯誤，好好進步，請上級給我處分。』

『我的家還在蔣管區，李扒皮的威風還沒倒。俺屯上的窮棒子還沒翻身。我媽媽還在受苦，我的冤仇還沒報。大老蔣打不跑，小老蔣倒不了。蔣介石不倒，我的冤仇不能報。』

『從今天起，我決心努力學習，努力練兵，學好本領，替自己報仇！替窮哥們報仇！』

『打倒惡霸李扒皮！替李文鳳同志報仇！』

『打倒地主惡霸！替窮哥們報仇！』

『打倒惡霸頭子蔣介石！替全國老百姓報仇！』

一陣雷鳴的怒吼以後，指導員領導大家站起來，每個人舉起右手，在毛主席臉前宣誓：

『……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戰士；我們是毛主席的隊伍；我們要永遠跟着毛主席走！做勞動人民的好兒子！做窮哥們的好長工！……我們要堅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。好好學習，好好練兵，好好立功。學好本事，多殺敵人！打仗要衝鋒在前退却在後。我們要幫助窮人翻身，打倒地主惡霸，替窮哥們報仇！打倒地主頭子蔣介石，替全國窮人報仇！……』

練兵的時候，李文鳳比誰都加油。一有閒工夫，不是爬在桌子上寫字，就是在操場上翻槓子，瞄三角，刺槍，投手榴彈。特別是刺槍的時候，他格外下苦心，每槍都有力的刺出去，好像都刺着李扒皮的大肚皮上。投彈的時候，他把那草索的目標，當成他的仇人。

晚上，放哨回來，總得刺刺槍才睡覺，有時做夢，嘴裏也在喊『殺！』

一切公差勤務，挑水掃地，他都搶在前頭，上級有什麼要求，他先做到，同志們都說：『李文鳳在搶模範。』

李文鳳的進步，引起支部的注意，指導員和他談幾次話以後，便介紹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往

後，李文鳳懂的更多道理，不僅要替自己報仇，還要替階級弟兄報仇。

練兵總結的時候，李文鳳射擊三槍打了二十三環，投彈四十八米。上級獎他一條手巾，一塊胰子。

李文鳳的進步，上級提拔他當班長，當了班長，就得更加積極，處處要做榜樣，不光自己好好工作學習，還得團結戰士，領導戰士工作學習。担子加重了，李文鳳也更負責了。

李文鳳常常這樣想：沒有共產黨，就沒有李文鳳的今天，沒有共產黨，一輩子也翻不了身。於是，他除了想工作想學習打仗以外，什麼也不想。

李文鳳只有一個心事：什麼時候打倒遼中縣去，打到插拉屯。那時他要頭一個去抓李扒皮，然後開個全屯大會公審他，讓全屯的窮哥兒們都吐苦水，然後大會上一致舉手，贊成把他槍斃。他要把他拉到亂死崗上，因為這崗上埋着十幾個被他害死的冤鬼。讓他跪下去，然後用自己的三八式，『叭咕』一聲，把李扒皮打死，替自己報了冤仇，替全屯的窮哥兒們報仇！

李文鳳還有一個心事：什麼時候打到南京去，活捉了地主頭子蔣介石，把全國的窮苦老百姓都找來，也開一個大的開爭會，公審這個劊子手，也讓大家舉手表決，把蔣介石槍斃，替全國老百姓報仇！

後記

三禿受苦的故事使我感動；三禿的冤仇激起我的憤怒，引起我提筆的動機。

起先，我想寫篇幾千字的報告，又覺得太簡單了；寫長的？我沒有本錢——我沒有機會在體驗東北農民的生活，我對於東北農村語言的生疏。我只好照三禿和我嘮的幾天嘮，依樣畫葫蘆的寫下來。就寫是照的幾張像，也不是個好攝影員照的。

寫完了，我鬆了一口氣；再看一遍，我又皺着眉頭。葫蘆確實沒有畫像，沒有一點像三禿和我嘮嘮時，那樣使我感動。

本身的工作不許可我花更多的時間來修改，就這樣寫了。如果故事本身能給讀者一點啓發，雖然那是故事本身的力量，而我這一個月的工夫也就不算白費了。



二月二日

82
206017



三秃的冤仇

